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Field Imag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何明◎主编

Editor-in-chief: He Ming

北班榜村的瓦猫

The Tile Cat in Beibanbang Village

马佳/著

Ma Jia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何明◎主编

北班榜村的瓦猫

马佳／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班榜村的瓦猫 / 马佳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8.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ISBN 978-7-5489-2665-8

I. ①北… II. ①马… III. ①古建筑-瓦-装饰雕塑-鹤庆县 IV. ①K87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0305号

出 版 人: 李 维 刘大伟

策 划: 吉 彤 高 伟

责任编辑: 张湘柱 赵 婧

责任校对: 于重榕 李江文

装帧设计: 高 伟 庞 宇

英文翻译: 毕晓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何 明◎主编

北班榜村的瓦猫

马 佳 /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制版印刷: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字数: 49 千

印张: 7.5

印数: 1-2000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9-2665-8

定价: 98.00 元

为精神家园守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序言

何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着人类的历史记忆，表征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构建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迅速推进，把或隐或显的带有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现代性”商品、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悄然而迅速地吞噬与置换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化的同质性“世界图景”越来越明显而强烈地凸现出来，多样性的文化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与考验！

民众在行动，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大戏；国家在行动，推出一个又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知识界在行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以人类文化及其多样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和人类学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调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和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夜人”。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说：“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长期穿行于山林田野之间并驻留于“他者”之中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 10 月 17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十二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总则”第一条第一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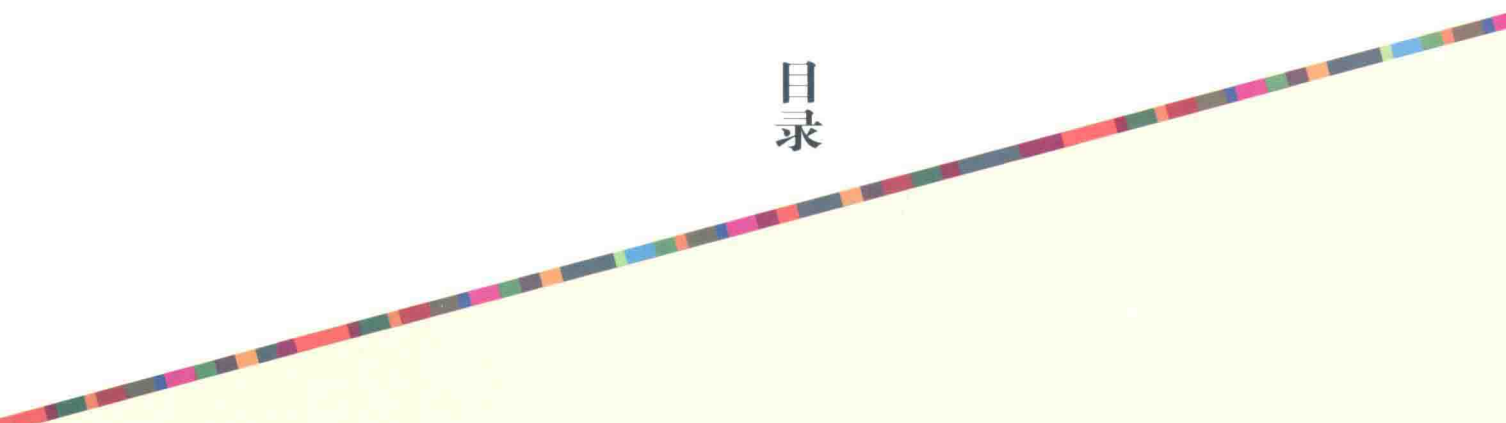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家，以其特有的学科敏锐性不断地发现鲜为世人所知的文化事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亲临现场进行细致的参与观察，以撰写民族志的方式表述出来，使之成为“凝视”的焦点。“凝视”的后效在于：唤起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以自己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倍加珍惜与主动传承；拓展其他社会或群体的文化视野，产生文化震撼，尊重异文化，并转化为支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

作为表征文化的符号系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深邃复杂的意义。若不做深入细致的阐释，人们难以理解其意义，也就无从感知与把握。“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本套书系的作者们在对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程性和细节性描述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意义阐释，以期增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进而推动保护实践的广泛有效展开。

以上便是本套书系编写的基本目的，也是表述方式选择的根本依据。

在文化多样性不断遭受现代性侵袭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精神家园需要“守夜人”。我们愿意勉力为之！



目录

- 一 传统工艺的价值与云南瓦猫 1
- 二 来自文本：北班榜村瓦猫的工艺及阐述 9
- 三 来自影像：小窑村瓦猫的命运及拍摄 75
- 四 瓦猫的生存空间 99
- 后记 109



传统工艺的价值与云南瓦猫

伴随着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冲击，根植于乡土社会和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之中的传统手工艺渐渐从我们身边逝去，随之消失的还有我们诸多的传统观念、人与物的互动方式、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而这些恰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与文化精髓。日本民艺学者柳宗悦曾认为：“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就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安排饮食，备置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如同影子离不开物体那样，人们的衣、食、住也离不开工艺品……因此，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随之空虚……如果工艺的文化不繁荣，整个儿的文化便失去了基础文化。因为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

[日]柳宗悦著，徐艺乙译：《工艺文化》，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6页。

在中国古代，“工艺”是指营建造物的手工艺，是一门技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艺”的范畴随之扩大。概而言之，工艺可指人类的造物行为过程，造物结果。国内学者认为“传统工艺属于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范畴，又关涉到人类社会各社群组织的日常器用、宗教仪式、社群关系、文化象征等，实为观察各群体内部文化构成及运





照壁上的瓦猫

作机制和功能的一个外显的、易于观察的层面。”日本和韩国的学者把工艺视为“造型艺术”，认为在研究工艺的过程中，除注重“制造出的物的本身”即有形文化外，造型的构思、材料的选择、工具及其使用方法、精湛的技艺、制作过程、成品的用途及象征意义等无形文化更有价值。从对工艺只限制于外观、材料、制作等浅层面的研究扩展到探寻其符号意义、文化内涵，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提示人们：工艺不仅仅是器物的发明制作，它们还是民族社会文化的表征。无论是无形的技艺还是有形的物质外壳都是人类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云南瓦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因其造型艺术的鲜明特征，首先受到艺术家们的青睐。1987 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瓦猫首次以工艺美术品身份亮相，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实际上，瓦猫是云南一些地区，如昆明（官渡、呈贡、宜良）、玉溪、曲靖、楚雄、大理、丽江等地的汉、彝、白等民族安放于屋脊和飞檐上的器物，制作材料多为石头和泥土两类，其功能为镇宅、辟邪。每个地理区域内，

黄泽：《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艺术研究》，2003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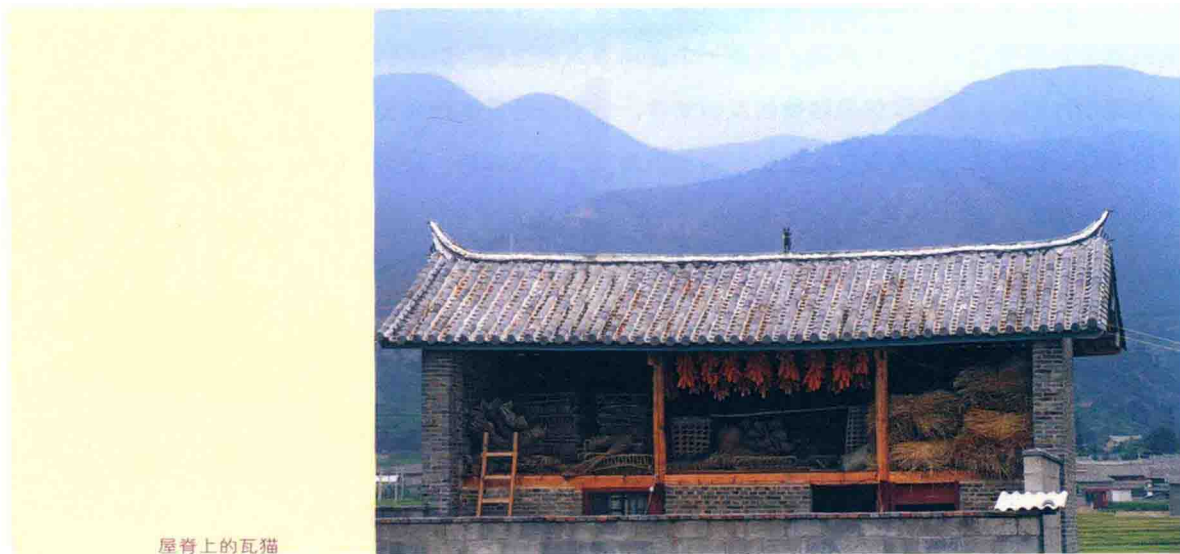
张建世、杨正文、杨嘉铭：《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文化资源保护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年版，3 页。

蒋贞：《云南瓦猫的造型艺术》，载龙东林、谢沐华主编：《东亚民族造型文化——中韩民族造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59页。

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336页。

无论是瓦猫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造型特点、使用功能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例如，在昆明石林的部分彝族村落中，如月湖、大糯黑、北大村等地，人们把放置于房屋飞檐上的石制的类似于虎形的器物，称为“石虎”或是“石猫猫”；大理白族直接从镇宅器物功能出发，把放于照壁和屋脊正中，用砖瓦泥捏制而成的瓦猫称为“辟邪”；丽江纳西族把瓦猫称为“瓦猫”或是“四不像”。在大理鹤庆，汉族与白族普遍称用瓦泥手工捏塑而成，安放于屋脊正中之上，底座是筒瓦，底座上方是虎形物的器物为“瓦猫”，也称为“降脊虎”。

民间把瓦猫视为一种镇宅物来使用，凸现其“镇宅辟邪”的功能。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居所看作人之根本，正如《宅经》中说：“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释名》云：宅，择也，言择吉处而营之也。对住房建筑程序和周边环境的关注，表现出中国人对居住环境进行认识、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风水”。所谓风水，其实质和核心内容是探求天象、山川、建筑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协调关系与最佳状态。李亦园先生分析中国文化的文法，即在若干文



屋脊上的瓦猫



1. 呈贡县彝族执《八卦图》的瓦猫



2. 呈贡县汉族瓦猫



3. 白族瓦猫



4. 宜良县汉族上釉瓦猫



5. 文山州壮族上釉瓦猫



6. 昆明龙头街小窑村汉族上釉瓦猫

注：1、4、5 图引自《云南民族博物馆》P37，赵庆国策划，张云岭等编著。

2 图引自《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云南美术出版社。

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
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
东书画出版社，1999年5月
第1版，第88页。

杨兆麟：《原始物象——村
寨的守护和祈愿》，云南教
育出版社，2000年11月，
340~341页。

西周以前的猫并不是指现在的
家猫，而是指体型大、性情猛
的野猫。

参见汪玢玲：《中国虎文化》，
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
210页。

王永胜主编：《猫》，农业出
版社，1992年5月，第20页。

化层面后面的深层的东西，他指出“致中和”（整体的均衡与和谐）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中的文法，他进一步把“致中和”分为三方面：一是自然系统（天）的和谐，又分别表现在时间和谐与空间和谐，追求时间的和谐就是所谓的算命、占卜，而追求空间的和谐就是讲风水；第二是有机体系统（人）的和谐；第三是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

如此，风水是人们追求与空间和谐的一种表现，是人文精神在空间中的合理布局。当住宅出现了种种与自然不和谐之处时，如宅门对湖面、宅门对山凹、宅门正对他宅的门或是他宅的屋角却不能搬迁时，屋主便会请风水先生帮助。人们认为长期在这样的住宅中居住，人会被疾病、灾难所侵扰。此时，风水先生会用各种镇宅方术，如挂符帖、种植树木、修筑屏风、摆放开光灵物等方法来克制住宅中已经威胁到人们居家生活的不和谐之处。常用镇宅之物，有“镇宅石”“镇宅兽”“屋脊兽”“镇脊兽”等，可谓称呼多样，形制各异，功能亦有所不同。

杨兆麟学者认为“民间（尤其是云南民间）有‘猫即是虎，虎即是猫’的观念”“用瓦猫镇宅，实际是中华民族虎崇拜的延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猫虎同源之说，大猫就是指老虎。《周书》记“（周）武王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猫二，则是虎之类”。此不仅是说周武王擒了二十四只野老虎和山猫，而且也说明了老虎和山猫是同类。这也符合现代动物学中猫虎都统属于猫科动物一说。在古代中国，因虎之凶猛及神圣，所以常用其他称呼来代之，比如：大虫、兽王、猫、大猫、长爪子、老头、山神老爷等。所以以猫代虎有历史依据和文化传统。猫的名称一说来源于猫的叫声，二说是因为猫吃田中的老鼠，保护禾苗，猫字从“苗”。宋代陆佃《埤雅》中说：“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诗曰：有猫有虎，猫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诗以韩奕而记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豕也。”中国古代岁终有庆祝丰收答谢神祇的祭祀，即称为腊祭，所祭之神有

八位，其中第五位为虎猫，即猫神和虎神，因为猫吃田中鼠，而虎吃田中的野猪。对农耕民族来说，两者都具有保护庄稼的作用。

“女娲是龙，伏羲是虎，一阴一阳，始盛万物”，这是中华民族龙虎崇拜之源。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虎崇拜早在 64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就已表现出来了。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原始墓群中，发现了用贝壳堆塑的龙虎图案，且龙虎图案居于墓主的左右两侧，已经显现出了龙虎作为星座的惯例。《后汉书·礼仪志》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风俗通义·祀典》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汉唐画虎于门，以镇妖孽。此外，在中国

转引自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1 月，第 340 页。

参见曹振峰：《神虎镇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 11 月，9~11 页。

沈利华、钱玉莲：《中国吉祥文化》，内蒙古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 217 页。



鹤庆瓦猫

徐政芸、邢毅：《驱疫逐邪的神怪——云南瓦猫》，载《收藏》，2007年，3期，第20页。

参见吴松懿：《云南民间瓦猫》，载《民族学与博物馆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9月，409~410页。

古代，最早用于镇宅的门神是神荼和郁垒，唐代后演变成秦琼和尉迟恭。门神是负责捉鬼的，而消灭鬼的任务则交给了老虎，即由两位门神将鬼“执以饲虎”。从古代开始，虎形物就作为辟邪之物（驱除鬼怪、煞气、邪气）。彝族、白族以虎为图腾的历史与现状，成为解释该民族制作使用瓦猫的一个有力证据。吴松懿学者在《云南民间瓦猫》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瓦猫的原形是虎”，“虎是（中华民族）古羌部族的一种图腾，汉族、白族、彝族均为古羌戎部族”，因此虎崇拜遗迹仍可从这些民族的生活与宗教信仰中看到，“瓦猫，至今仍保留在汉族、彝族、白族等民族之中，且变得更世俗化，更贴近日常生活”。



来自文本：
北班榜村瓦猫的
工艺及阐述

（一）北班榜村的概况

北班榜村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金墩乡赵屯村村委会管辖之下的一个自然村，地处金墩乡坝区赵屯行政村西北边，海拔 2220 米，年平均气温 13.10℃，年降水量 966.40 毫米。班榜村古名为搬拨（划船）村，相传因村民善于划船而得名，后按谐音改为北班榜村，含高中皇榜、多出人才意，本村在北，得名北班榜。

鹤庆县人民政府编：《云南省鹤庆县地名志》（内部发行），1987 年 12 月，第 41 页。

此数据由赵屯村委会提供。

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 3 月，52~62 页。

李森：《鹤庆风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年 9 月，第 101 页。

赵屯村老年人协会主编：《赵屯春秋》（内部资料），2009 年 1 月，第 12 页。

全村由第 5 组和第 11 组两个村民小组组成，共 127 户农户，人口 537 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210 人。村民以汉族为主体，白族 80 人（主要包括从附近和邑、迎邑等以白族居民为主的村中，上门的女婿和嫁于此地的白族妇女）。在鹤庆常听到一种说法：“逢屯必汉”，即是说，在鹤庆坝子里的村庄，但凡在名字上带有“屯”字，如上潘屯、武官屯、田屯、彭屯、辛屯、赵屯等村，其居民为汉族。世居于鹤庆的民族为白族，汉族是从外地迁移而来。历史上，汉族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汉晋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明清时期）迁徙到云南，尤其在明清两代，中原汉族以军屯、民屯和商屯的形式大量进入到云南各地定居。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进兵大理，段氏总管就擒，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于是军屯、民屯开始。据此可知，鹤庆县汉族村落的形成多为中央王朝的“军屯”和“民屯”所致。赵屯村的形成为“军屯”所致。据赵屯后裔墓志记载：“……先世系出天水，明末随师入云南落籍鹤庆赵屯街至明末宗支繁衍随庄分住而军营之称所由著也……”

北班榜村的国土面积为 2.23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为 345.73 亩（其中：水田 323.03 亩，旱地 22.70 亩），人均耕地面积 0.65 亩。以种植水稻、大麦、苞谷、蚕豆等农作物为主要生产方式，兼养猪、养羊等畜牧业。除此之外，村中的年轻男性多外出到大理下关、香格里拉、维西等地打工，主要从事餐饮服务、汽车维修、建材销售、手

工艺品销售等工作。中年男性多在家中务农，农闲时节常在附近（映红桥等地）的砖瓦窑上打工（挖掘砖瓦泥、运输砖瓦泥和煤炭、制砖、做瓦、做勾头、装窑、出窑等）。村中的女性多数在家中务农，农闲时常在窑上从事搬运砖瓦、做饭等临时工作。老年妇女，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孙男孙女，饲养牲口。因为相比周边的村庄，北班榜村更靠近西山，雨季时节，村民上山拾菌子，出售给前来收购的人，也成为增加经济收入的一种方式。全村的特色产业为砖瓦业，砖瓦作为建筑材料销往本县及周边县市。据村委会资料显示，2008 年全村砖瓦业销售总收入为 8 万元左右。



鹤庆县在大理州的位置



村子后部的房屋与大麦地